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兒女英雄傳

第三十三回 申庭訓喜克紹書香 話農功請同持家政

這書雖說是種消閒筆墨，無當小文，也要小小有些章法。譬如畫家畫樹，本幹枝節，次第穿插，佈置了當，仍須絢染烘托一番，才有生趣。如書中的安水心、佟儒人，其本也；安龍媒、金玉姊妹，其幹也，皆正文也。鄧家父女、張老夫妻、佟舅太太諸人，其枝節也，皆旁文也。這班人自開卷第一回直寫到上回，才算一一的穿插佈置妥貼，自然還須加一番烘托絢染，才完得這一篇造因結果的文章。這個因原從安水心先生身上造來，這個果一定還向安水心先生身上結去。這回書便要表到安老爺。

卻說安老爺自從那年中了進士，用了個榜下知縣，這其間過了三個年頭，經了無限滄桑，費了無限周折，直到今日，才把那些離離奇奇的事撥弄清楚，得個心靜身閒，理會到自己身上的正務。理會到此，第一件關心的，便是公子的功名。

這日正遇無事，便要當面囑咐他一番，再給他定出個功課來，好叫他依課程功準備來年鄉試。當下叫一聲「玉格」，見公子不在跟前，便合太太道：「太太，你看玉格這孩子近來竟慌得有些外務了。這幾天只一叫他總不見他在這裡，難道一個成人的人了，還只管終日猥獩在自己屋裡不成？」

列公，你看，安水心先生這幾句說話，聽去未免覺得在兒子跟前有些督責過嚴。為人子者，冬溫夏清，昏定晨省，出入扶持，請席請衽，也有個一定的儀節。難道拉屎撒尿的工夫也不容他，叫他沒日夜的寸步不離左右不成？卻不知這安老爺另有一段說不出來的心事。原來他因為自己辛苦一生，遭際不遇，此番回家，早打了個再不出山的主意。看了看這個兒子還可以造就，便想要指著這個兒子身上出一出自己一肚皮的骯髒氣。也深愁他天分過高，未免聰明有餘，沉著不足。

又恰恰的在個「有妻子則慕妻子」的時候，一時兩美並收，難保不為著「翠帷錦帳兩佳人」，誤了他「玉堂金馬三學士。」

老爺此時正在滿腔的詩禮庭訓，待教導兒子一番，不想叫了一聲，偏偏的不見公子「趨而過庭」。便覺得有些拂意。

太太見老爺提著公子不大歡喜，才待著人去叫他，又慮到倘他果然猥獩在自己屋裡，一時找了來，正觸在老爺氣頭兒上，難免受場申飭，只說了句：「他方才還在這裡來著，此時想是作甚麼去了。」他老夫妻一邊教，一邊養，卻都是疼兒子的一番苦心。不想他老夫妻這番苦心，偶然間中一問一答，恰恰的被一個旁不相干的有心人聽見了，倒著實的在那裡關切，正暗合了「朝中有人好作官」的那句俗話。

「朝中有人好作官」這句話，列公切莫把他誤認作植黨營私一邊去。你只看朝廷上那班大小臣工，若果然人人心裡都是一團人情天理，凡是國家利弊所在，彼此痛癢相關，大臣有個聞見，便訓誡屬官；末吏有個知識，便規諫上憲，一堂和氣，大法小廉，不但省了深宮無限宵旰之勞，暗中還成全了多少人才，培植了多少元氣！你道這話與這段書甚麼相干？

從來說家國一體，地雖不同，理則一也。不信，你只看安家那個得用的大丫頭長姐兒。

卻說這日當安老爺、安太太說話的時節，那長姐兒正在一旁伺候。他聽得老爺、太太這番話，一時便想到生怕老爺為著大爺動氣，太太看著大爺心疼；大爺受了老爺的教導，臉上下不來，看著太太的憐惜，心裡過不去；兩位奶奶既不敢勸老爺，又不好求太太，更不便當著人周旋大爺。「這個當兒，像我這個樣兒的受恩深重，要不拿出個天良來多句話兒，人家主兒不是花著錢糧米白養活奴才嗎？」想到這裡，他便搭訕著過來，看了看唾沫盒兒得了汕，便拿上唾沫盒兒，一溜煙出了上屋後門，繞到大爺的後窗戶跟前，悄悄的叫了聲「大奶奶」，又問道：「大爺在屋裡沒有？」

張金鳳正在那裡給公公做年下戴的帽頭兒片兒，何小姐這些細針線雖來不及，近來也頗動個針線，在那裡學著給婆婆作豎領兒。這個當兒，針是弄丟了一枚了，線是揪折了兩條了。他姊妹正在一頭說笑，一頭作活，聽得是長姐兒的聲音，便問說：「是長姐姐嗎？大爺沒在屋裡，你進來坐坐兒不則？」他道：「奴才不進去了。老爺那裡噴著大爺總不在跟前兒呢，得虧太太給遮掩過去了。大爺上那兒去了？二位奶奶打發個人兒告訴一聲兒去罷，不然，二位奶奶就上去答應一聲兒。」他說完了，便躡身去汕了那個唾沫盒兒，照舊回到上房來伺候。金、玉姊妹兩個便也放下活計，到公婆跟前來。

太太見了他兩個，便問：「玉格竟在家裡作甚麼呢？」何小姐答道：「沒在屋裡。」安老爺便皺眉蹙眼的問道：「那裡去了？」何小姐答道：「只怕在書房裡呢罷。」安老爺道：「那書房自從騰給鄧九公住了，這一向那些書還不曾歸著清楚，亂騰騰的，他一個人繫在那裡作甚麼？」何小姐道：「早收拾出來了。從九公沒走的時候他就說：『等這位老人家走後，騰出地方兒來，我可得靜一靜兒了。』及至送了九公回來，連第二天也等不得，換上衣裳，就帶著小子們收拾了半夜。」

安老爺聽到這句，便有些色霽。何小姐又搭訕著往下說道：「媳婦們還笑他說：『何必忙在這一會？』他說：『你們不懂。自從父親出去這蕩，不曾成得名，不曾立得業，倒吃了許多辛苦，賠了若干銀錢。通共算起來，這一蕩不是去作官，竟是為了你我三個人了。如今不是容易才完了你我的事，難道你我作兒女的還忍得看著老人家再去苦掙了來養活你我不成？所以我忙著收拾出書房來，從明日起，便要先合你兩個告一年半的假。』」

安太太道：「怎嗎呀？又怎麼不零不搭的單告一年半的假呢？」張姑娘接口道：「媳婦們也是這等問他，他說：『這一年半裡頭，除了父母安膳之外，你兩個的事，甚麼也不用來攪我。外面的一切酒席應酬，我打算可辭就辭，可躲就躲。便是在家，我也一口酒不喝。且盡這一年半的工夫，打疊精神，認真用功，先把那舉人進士弄到手裡，請二位老人家喜歡喜歡再講。』」安老爺冷笑道：「他有多大的學力福命，敢說這等狂妄的滿話！」安太太道：「這可就叫作『小馬兒乍嫌路窄』了！」

何小姐又接著陪笑道：「婆婆只這等說，還沒見他說這話的時候大媽媽似的那個樣兒呢，盤著腿兒，繃著臉兒，下巴頰兒底下又沒甚麼，可盡著伸著三個指頭在那兒絡繹不絕的不住手的絡。媳婦們兩個只說了句『功也得用，公婆跟前可也得想著常來伺候伺候』，只這句，就教導起來了，問著媳婦們說：『要你兩個作甚麼的？此後我在書房裡，父母跟前正要你兩個隨時替我留心。便是你兩個也難得患難裡結成因緣，彼此一同侍奉二位老人家。凡家裡的大小事兒，正該趁這年紀學著作起來，也好省一省母親的精神心力。倘然父母有甚麼要更換我的去處，你們卻不可拘泥我這話，只管著人告訴我去。』說的媳婦們像個傻子，又像個三歲的孩子，又不好笑他，只好聽一句答應他一句。此時公公要有甚麼話吩咐他，媳婦叫人書房裡叫去。」

安老爺方才問這話的時節，本是一臉的怒容，及至聽了兩個媳婦這段話，知道這個兒子不但能夠不為情慾所累，並且還能體貼出自己這番苦心來，不禁喜出望外，說道：「不信我們這個傻哥兒竟有這股子橫勁！」張姑娘也陪笑道：「自那天說了這話，天天兒比個走遠道兒的還忙呢。等不到天大亮就起來，慌著忙著漱漱口洗洗臉就走，連個辮子也等不及梳。」

公公不見他這些日子早上請安總是從外頭進來？」安老爺只喜得不住點頭，因向太太道：「這小子果能如此，其實叫人可疼！」

列公請看，普天下的婦道，第一件開心的事，無過丈夫當著他的面贊他自己養的兒子。安太太方才見老爺說公子慌的有些外務，正捏一把汗，怕丈夫動氣，兒子吃虧；不想兩個媳婦這一圓和，老爺又這一誇獎，況且安老爺向日的方正脾氣，從不聽得他輕易誇一句兒子的，今日忽然這樣談起來，歡喜得老夫妻之間太太也合老爺鬧了個「禮行科」，說道：「這還不是老爺平日教導的好處！」因又望兩個媳婦說道：「他這股子橫勁，也不知是他自己慫出來，還是你們倆逼得懶驢子上了磨了呢？」

安太太口裡是只管這等說，其實心裡是因兒子疼媳婦的話。那知這話倒說著了！那位打算詩酒風流的公子，何嘗不是被他姊妹兩個一席話，生生的把個懶驢子逼上了磨了呢！然雖如此，卻也不可小看了這個懶驢子。假如你無論怎麼樣想著方法兒逼他上磨，他是一個勁兒的尿溺多，坐著坡，不上定了磨了，你又有甚麼法兒？只是安老爺那樣厚德載福的人，怎的會有恁般的兒子？

閒話少說。卻說安公子這日正在書房裡溫習舊業，坐到晌午，兩位大奶奶給送出來滾熱的燒餅，又是一大碟炒肉嫩疙瘩片兒，

一碟兒風肉，一小鉢兒粳米粥。恰好他讀文章讀得有些心裡發空，正用得著，便拿起筷子來揀了幾片風肉夾上。才咬了一口，聽得父親叫，登時想起「父召無諾，手執業則投之，食在口則吐之，走而不趨」的這幾句《禮記》來，便連忙恭恭敬敬的答應了一聲：「嚙。」扔下筷子，把嘴裡嚼的那口餚餚吐在桌子上，口也不及漱，站起來就不慌不忙、斯斯文文、行不由逕的走上房來。

老爺一見，先就笑容可掬的道：「罷了，不必了。我叫你原為今日消閒，想到明年鄉試，要催你用起功來。方才聽得兩個媳婦說，你自己已經理會到此，這更好了。只是你現在的功課打算怎的個作法？」公子回道：「打算先讀幾天文章，再作一兩篇文章，且斂斂心思，熟熟筆路。」安老爺道：「是便是了，只這功課不是從這裡作起。制藝這一道，雖說是個騙功名的學業。若經義不精，史事不熟，縱然文章作的錦簇花團，終為無本之學。你的書雖說不生，荒了也待好一年了。只怕那程老夫子見你是個成人之學，也就不肯照小學生一般教你背誦，將來用著他時，就未免自己信不及。古人『三餘』讀書，趁眼前這殘冬長夜，正好把書理一理，再動手作文章不遲。讀的文章，有我給你選的那三十篇啟、禎，二十篇近科闡墨，簡煉揣摩，足夠了，不必貪多。倒是這理書的工夫，切忌自欺，不可涉獵一過。從明日起，給你二十天的限，把你讀過的十三部經書，以至《論》、《孟》都給我理出來。論不定我要叫你當著兩個媳婦背的，小心當場出醜！」公子自然是聽一句應一句。太太合二位少奶奶，一邊是期望兒子，一邊是關切夫婿，覺得有老爺這幾句溫詞嚴諭更可勉勵他一番。

不想這話那個長姐兒聽見，心裡倒不甚許可了。他暗暗的納悶道：「喲！這些書，也不知有多少本兒，二十天的工夫，一個人兒那兒念的過來呀？這要緊著呢！」你道好笑不好笑？人家自有天樣高明的嚴父，地樣博厚的慈母，再加花朵兒般水晶也似的一對佳人守著，還怕體貼不出這個賢郎、這位快婿的？念的過來念不過來，累的著累不著，干卿何事？卻要梅香來說句當！豈不大怪？不怪，揆情度理了去。此中也小小的有些天理人情。列公如不見信，只看孟子合告子兩個人抬了半生的硬槓，抬到頭來，也不過一個道得個「食色性也」，一個道得個「乃若其情，則可以為善矣。」

閒話休提。卻說安老爺吩咐完了公子這話，便合太太說道：「玉格的功名是我心裡第一樁事，第二樁便是我家的家計。我家雖不寬餘，也還可以勉強溫飽；都因我無端的官興發作，幾乎弄得家破人亡。還仗天祖之靈，才幸而作了個失馬塞翁，如今要再去學那下車馮婦，也就似乎大可不必了。只是我既不再作出山之計，此後『衣食』兩個字，卻不可不早為之計。這樁事又苦於正是我的尺有所短，這些年就全仗太太。話雖如此，難道巧媳婦還作得出沒米的粥來不成？我想理財之道，大約總不外乎『生之者眾，食之者寡；為之者疾，用之者舒』的這番道理。為今之計，必須及早把我家這些無用的冗人去一，無益的繁費省一省，此後自你我起，都是粗茶淡飯，絮襖布衣，這才是個久遠之計。趁今日你我消閒，兒媳輩又齊集在此，何不大家計議起來？」

太太道：「老爺這話慮得很是，我也是這麼想著。就只這話說著容易，作起來只怕也有好些行不去的。就拿去人說，我家這幾個中用些的家人，都是老輩手裡留下的，去了，一時又叫他們到那兒去？就是這幾個僱工兒人，這麼個大地方兒，也得這些人才照應的過來。講到煩費，第一，老爺是不枉花錢的；就是玉格這麼大了，連出去逛個廟聽個戲都不會。」

此外，老爺想，咱們家除了過日子之外，還有甚麼煩費的地方兒嗎？就勉勉強強的摳搜些出來，這個局面可就不像樣兒了！至於大家的穿的戴的東西，都是現成兒的，並不是眼下得用錢現置，難道此時倒棄了這個，另去置絮襖布衣不成？老爺白想，我這話說的是不是？」

安老爺雖是研經鑄史的通品，卻是個秤薪量水的外行。聽了這話，不惟是個至理，並且是個實情，早低下頭去發起悶來，為起難來。半日，說道：「這等講，難道就坐以待斃不成？」

太太道：「老爺別著急，我心裡也慮了不是一天兒了。但是這話要合我們玉格商量，可是白商量；商量不成，他且合你背上一大套書，沒的倒把人攪糊塗了。倒是我娘兒三個前日說閒話兒，倆媳婦說了個主意，我聽著竟很有點理兒。左右閒著沒事，老爺為甚麼不叫他們說說？老爺聽著可行不可行。萬一可行，或者他們說的有甚麼不是的地方，老爺再給他們駁正駁正，我覺著那倒是個正經主意。」安老爺道：「既如此，叫他們都坐下，慢慢的講。」安老爺是有舊規矩的，但是賜兒媳坐，那些丫鬟們便搬過三張小矮凳兒來，也分個上下手，他三個便斜簽著伺候父母公婆坐下。

這個禮節，我說書的先以為然。何也呢？往往見那些世族大家，多半禮重於情，久之，情為禮制，父子便難免有個不達之衷，姑媳也就難免有個難伸之隱，也是居家一個大病。

何如他家這等婦子家人聯為一體，豈不得些天倫樂趣？至於那燕北閒人著這段書，大約醉翁之意未必在酒。他想要算計到何玉鳳、張金鳳兩個人四隻小腳兒，通共湊起來不夠營造尺一尺零，要叫他站著商量完了這樁事，那腳後根可就有些不行了！

當下安老爺見兒媳兩旁侍坐，便問道：「你們是怎麼個見識？『盍各言爾志』呢！」何小姐先說道：「媳婦們也是那天伺候婆婆，閒話提到我家家計，偶然說到這句話。其實事情果然行得去行不去，媳婦們兩個究竟弄得成不成，此時也不敢說滿了，還得請示公婆。媳婦在那邊跟舅母住著的時候，便聽得圍著這莊園都是我家的地，那時候聽著，覺得離自己的心遠，止當閒話兒聽過去了。及至過來，請示婆婆，才知道這地年終只進二百幾十兩銀子的租子，問到這個根底，婆婆也不大清楚。請示公公，果然的這等一塊大地，怎的只進這些須租子？我家這地到底有多少頃畝？」

安老爺見問，先「阿嚏」了一聲，說：「這句話竟被你兩個把我問倒了。這項地原是我家祖上從龍進關的時候占的一塊老園地，當日大的很呢！南北下裡，南邊對著我家莊門那座山的山陽裡，有一片楓樹林子，那地方兒叫作紅葉村，從那裡起，直到莊後我合你說過的那個元武廟止；東西下裡，盡西頭兒有個大葦塘，那地方兒叫作葦灘，又叫作尾塘，從那裡起，直到東邊亢家村我那座青龍橋。這方圓一大地方，當日都是我家的，自從到我手裡，便憑莊頭年終交這幾兩租銀，聽說當年再多二十餘倍還不止。大概從占過來的時候便有隱瞞下的，失迷掉的，甚至從前人家莊頭的詭弊，暗中盜典的都有。這話連我也只聽得說。」

何小姐道：「只不知這老園地，我家可有個甚麼執照兒沒有？」安老爺說：「怎的沒有！凡是老園地，都有部頒龍票，那上面東西南北的四至都開得明白。只是老年的地不論頃畝，只在一夫之力一天能種這塊地的多少上計算，叫作一晌。所以那頃數至今我再也弄不清了。」

何小姐道：「果然如此，那就好說了。有了執照不愁找不出四至的，按著四至不愁核不出頃數來，憑著頃數不愁查不出佃戶來。佃戶一清，那戶現在我家交租，那戶不在我家交租，先得明白了。便可查那不在我家交租的佃戶名下，地租年年都交到甚麼人手里；查出下落來，如果是失迷的、隱瞞的，怎能便由他隱瞞、失迷？只要不究他的以往，便是我家從寬了。即或其中有莊頭盜典出去的，我們既有印契在手裡，無論他典到甚的人家，可以取得回來的；如果典價無多，拿著銀子照價取回來，不合他計較長短，也就是我家從寬了。這等一辦，又加增了進項，又恢復了舊產，豈不是好？況且這地又不隔著三五百里，都圍著家門口兒，也容易查。只要查得清楚，敢怕那租子比原數會多出來還定不得呢！」

張姑娘道：「我姐姐這話說的可真不錯！我到了咱們家這一年多，聽了聽京裡置地，敢則合外省不同；止知合著地價計算租子，再不想這一畝地有多大出息兒。就拿高粱一項講，除了高粱粒兒算莊稼，高粱苗兒就是筍帚，高粱桿兒就是秫秸，剝下皮兒來就織席作圍，剝下秸檔兒來就插燈插匣子，看不得那根子岔子，只作柴火燒，可是家家兒用得著的，到了鄉下，連那葉子也不白扔。那一樁不是利息？合在一處，便是一畝地的租子數兒。就讓扣除佃戶的人工飯食、牲口口糧去，只怕也不止這幾兩銀子。」

安老爺靜聽了半日，向太太說道：「太太，你聽他兩個這段話，你我竟聞所未聞。」安太太道：「不然我為甚麼說他們說的有點理兒呢。」安老爺道：「我只不解，算你兩個都認真讀過幾年書，應該粗知些文義罷了，怎的便貫通到此？這卻出我意外！」何小姐笑說道：「公公只想，我妹妹呢，他家本就是個務農人家；到了媳婦，深山一住三年。眼睛看的是這個，耳朵聽的是這個，便合那些村婆兒村姑兒講些閒話兒，也無非這個。媳婦們兩個本是公婆特地娶來的一個『南山裡的』、一個『北村裡的』，怎的會不懂呢？」安老夫妻聽了這話，益加歡喜。

安老爺便說道：「話雖如此，也虧你兩個事事留心。只是要清這項地，也須費我無限精神。便說弄清了，果然有些莊頭私下典出去的，此時又那裡打算這許多地價？」公子聽到這裡，便站起來稟道：「現放著鄧九大爺給玉鳳姑娘幫箱的那分東西呢。」

老爺道：「喂，那原是他師傅因他娘家沒人，疼他的一番深心，自然該留著他自己添補使用，才不負人家這番美意。怎的作這項用起來？」公子又回道：「他兩個現在的服食器用都經父母操心，賞得齊全。既沒可添補的地方，月間又有照例的月費，及至有個額外用錢的去處，還是合父母討，他自己選用添補些甚麼？自然該把這項進奉了父母，作這棟正務才是。」說著，便跪了一跪，說：「務必請父母賞收。」

安太太道：「不害臊！人家媳婦兒的東西，怎嗎用你來這麼獻勤兒呀！」安太太這句話，可招出他先天的一點兒書毒來了，笑道：「回母親，那是他的，連他還是我的，是我的便是父母的。《禮》：『子婦無私貨，無私蓄，無私器。』這等講起來，那又是他的？何況此舉本是出於媳婦玉鳳自己的意思，並且不但他一人的意思，便是金鳳媳婦也所見略同。不過這話理應兒子代他們稟白，才合著倡隨的道理。」

安太太道：「阿哥，你別惱我！你只合我簡簡捷捷的說話，這也值得說了沒三句話又背上這麼大車書！」誰知他這車書倒正合了乃翁之意，早點頭道：「這話太太自然該聽不明白，然而卻正是婦道應曉得的。那《內則》有云：『凡婦不命適私室不敢退，婦將有事，大小必請於舅姑。子婦無私貨，無私蓄，無私器，不敢私假，不敢私與。』這篇書正所以補《曲禮》之不足。玉格這話卻是他讀書見道的地方。」

金、玉姊妹見公公有些首肯，便一齊說道：「這項金銀現在既白放著，況且公公眼下是不打算出去的了，便讓玉郎明年就中舉人，後年就中進士，離奉養父母、養活這一家也還遠著的呢。這個當兒，正是我家一個青黃不接的時候兒。何況我家又本是個人不敷出的底子，此後日用有個不足，自然還得從這項裡添補著使。與其等到幾年兒之後零星添補完了另打主意，何如此時就這項上定個望長久遠的主意，免得日後打算。如果辦得有個成局，不惟現在的日用夠了，便是將來的子孫也進則可仕，退亦可農。這話不知公婆想著怎麼樣？」

安老爺聽了，連連點頭說道：「『善哉！三年之內無饑饉矣！』」說了這句，又低著頭尋思了半晌，說道：「還有一節難處。果然照這話辦起來，自然要辦個澈底澄清。那算方田、核堆垛，卻得個專門行家，我是遜謝不敏，玉格又不能，便是我家這幾個家人，也沒個能的，豈不是依然由著那班莊頭撥弄？」

公子道：「這樁事兒子倒看准了一個人，就是我家這葉通便弄來。」安老爺道：「他？我平日只看他認得兩個字，使著比個尋常小廝清楚些，這些事他竟弄得來嗎？」公子道：「不但會，並且精。兒子又怎的曉得？因見我丈人常合他一處講究，我丈人拿著本《九章算法》，問他幾塊怎樣畸零的田湊起來應合多少畝，幾塊若干長短的田湊起來應合多少畝，他拿著面算盤空手算著，竟絲毫不錯。及至他問我丈人多少地應收多少高粱、麥子、穀子，我丈人不用打算盤，說的數目卻又合那《算法》本子上不差上下；又是怎的一谷二米，怎的一熟兩熟，怎的分少聚多，連那堆垛平尖都說的出來。據我看起來，大約一邊是從核算來的，一邊是從閱歷來的。只我聽著，覺得比作《夏後氏五十而貢》的那章考據題還難些。」

安老爺歎道：「如我父子，正所謂『不知稼穡艱難』者也，對之得無少愧！」

公子原是說自己不通庶務，不想惹得老人家也「謙尊而光」起來，一時極力要斡旋這句話，便道：「『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』，便是大聖人也道得個『吾不如老農』、『吾不如老圃』。」安老爺聽了，便正色道：「這兩句書講錯了，不是這等講法。吾夫子說『吾不如老農』、『吾不如老圃』這兩句話，正是『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』的鐵板注腳。他老人家正在一腔的救世苦衷沒處發泄，想道『假如吾道得行，正好同二三子共襄治理』，不想這樊遲是話不問，偏偏的要『請學稼』、『請學圃』起來，夫子深恐他走入長沮、桀溺的一路，倘然這班門弟子都要這等起來，如蒼生何？所以才對症下藥，合他講那『上好禮』的三句。這兩個『如』字要作『我不照像老農老圃一樣』講，不得作『我不及老農老圃』講；合著下文的『焉用稼』一句，才是聖人口氣。不然，你只看『道千乘之國，使民以時』的那個『時』字，可是四體不動五穀不分的人說的出來的？」

安太太聽了聽，事情不曾說出眉目，他賢喬梓又講起書來了，便道：「這不是嗎？人家媳婦兒在這裡說正經的，老爺又鬧到孔夫子上去了。——這都是玉格惹出來的。」安老爺道：「天下事除了取法孔夫子，那裡還尋得出個正經來？」太太可真被這位老爺惹得受不得了，說：「老爺，咱們爺兒們娘兒們現在商量的吃飽飯，那位孔夫子但凡有個吃飽飯的正經主意，怎的週遊列國的時候，半道兒會斷了一頓兒，拿著升兒糶不出升米來呢？這難道不是老爺講給我們聽的嗎？」

安老爺道：「此正所謂『君子固窮』，又『浮海』、『居夷』，所以發此浩歎也。」安太太只剩了笑，說道：「是了，是了，無論怎麼著罷，算我們明白了就完了！老爺此時只細想想，倆媳婦這話是不是？這主意可行不可行？或者老爺還有個甚麼駁正指示的，索性就把這話商量定規了。」

安老爺道：「自古道『疑人莫用，用人莫疑』，他兩個既有這番志向，又說的這等明白，你我如今竟把這樁事責成他兩個辦起來，才是個緊短之道。此時豈可誤會了那『言前定，事前定』的兩句話，轉去『三思而行』？」太太道：「不是喲，我是猶疑這倆小人兒擔不起這麼大事來喲！」

老爺道：「喂，『赤也為之小，熟能為之大？』不必猶疑。」

說完，便吩咐公子道：「至於你講的那項金銀，也可以不必一定送到我同你娘跟前來，你只曉得那『子婦無私貨』為通論，可知『未有府庫財，非其財者也』尤為論之至通者。只此一言可決，不須再議。」因又回頭向太太說道：「我倒還有一說，我往往見人到老來，把這份家自己牢牢的把在手裡，不肯交給兒孫，我頗笑他不達。細想起來，大約他那不達也有兩般苦楚，一般苦的是養著個不肖的子孫，先慮到把我一生艱難創造而來的，由他任意揮霍而去，及至我受了貧苦，還得重新顧瞻他的吃穿；一般苦的是養著個好子孫，又慮他雖有養志的孝心，我卻無自立的恒產，便算我假作癡聾，也得刻刻憐恤他的心力不足。如今我家果然要把這舊業恢復回來，大約足夠一年的吃穿用度，便不愁他們有個心力不足了。再看這三個孩子的居心行事，還會胡亂揮霍不成？你我就索性把這份家交給兩個媳婦掌管。兩個人之中，玉鳳媳婦是個明決氣象，便叫他支應門庭；金鳳媳婦是個細膩風光，便叫他料量鹽米。我老夫妻只替他們出個主意兒，支個嘴兒，騰出我來，也好趁著這未錮的聰明，再補讀幾行未讀之書。果有餘暇，便任我流覽林泉，寄情詩酒。太太無事，也好帶上個眼鏡兒，叨袋煙兒，看個牌兒，充個老太太兒，償一償這許多年的操持辛苦。玉格卻教他一意用功，勉圖上進。豈非我家不幸中之一大幸乎？」太太見老爺說的這等高興，益加歡喜，便道：「我想著也是這樣。老爺既這樣說，好極了。」因望著兩個媳婦笑道：「我再沒想到我熬了半輩子，直熬到你們倆進了門，我這門牌才算奉了明文了。」

這話暫且按下不表。卻說張太太自從搬出去之後，每日家裡吃過早飯便進來照料照料，遇著安老爺不在裡頭，便同舅太太合安太太閒話，有個活計也幫著作作，這日進來，正值安老爺在家，他坐了一刻便去找舅太太。見舅太太正在那裡帶了兩個嬾嬾張張他姐妹過冬的裡兒，他也就幫著作起來。舅太太是個好熱鬧沒脾氣的人，他樂得借他醒醒脾兒，解解悶兒，便合他一面料理針線，一面高談闊論起來。兩個人雖不同道，大約一樣的是不肯白吃親戚的茶飯的意思。作了會子，見天不早了，便收了活過這邊來。二人一同出了西廊角門，順著游廊過了鑽山門兒，將走到窗跟前，恰好聽得安太太說到「門牌算奉了明文」的那句話，舅太太便接聲道：「怎麼著？門牌會奉了明文咧？好哇！這可是日頭打西出來了。姑太太快告訴我聽聽。」一面說著，進了上房。

安老夫妻二位連忙起身讓坐，便把合兩個媳婦方才說的話大約說了一遍。舅太太道：「我不管你們的家務，我只問門牌。你們要談家務，別耽擱你們，我們到妞屋裡去。」安老爺是位不苟言的，便道：「這話何來？我家的家務又幾時避過舅太太？」安太太道：「老爺理他呢，他自來是這麼女生外向！」

安老爺道：「阿，你姑嫂兩個也算得二位老太太了，當著兩個媳婦還是這等頑皮！」舅太太道：「姑老爺不用管我們的事，我

們不能像你那開口就是『詩云』，閉口就是『子曰』的。」安太太道：「老爺聽，人家自己願意不是？」舅太太道：「你別仗著你們家的人多呀！叫我們親家評一評，咱們倆到底誰比誰大？真個的，十七的養了十八的了！」從來「人行三日無劣把」，這位親家太太成日價合舅太太一處盤桓，也練出嘴皮子來了，便呵可的笑道：「可是人家說的咧！」舅太太生怕說出「燒火的養了當家的」這句下文，可就太不雅馴了，幸而不是這句。只聽他說道：「這可成了人家說的甚麼行子『搖車兒裡的爺爺，拄拐棍兒的孫子』咧！」舅太太急的嚷道：「算了！太太，你老歇著罷！他長我一輩兒你還不依，一定要長我兩輩兒才算便宜呢？」安老爺只說得個：「群居終日，言不及義，好行小慧，難矣哉！」惹得上上下下都笑個不住。

這裡頭金、玉姊妹兩個人是憋著一肚子的正經話不曾說完，被這一岔，又怕將來作書的燕北閒人寫到這裡逗不上這個卯筍兒，良久，忍住笑，接著回公婆道：「方才的話，公婆既都以為可行，交給媳婦們商量去，這事竟靠媳婦們兩個也弄不成。第一，這踏勘丈量的事，不是媳婦們能親自作的，得合公婆討幾個人。第二，有了這班人，要每日每事的都叫他們上來煩瑣，那不依然得公婆操心嗎？要說竟在媳婦屋裡辦，也不合體統。況且寫寫算算，以至那些冊簿稟票，也得歸著在一處，得斟酌個公所地方。第三，事情辦得有些眉目，銀錢可就出了入出了，人也就有了功過了，得立下個一定章程。這些事都得請示公公，討個教導。」只這句話，又把他尊翁的史學招出來了，便向兩個媳婦說道：「你兩個須聽我說，凡是決大計議大事，不可不師古，不可過泥古。你兩個切切不可拘定了《左傳》上的『稟命則不威，專命則不孝』這兩句話。那晉太於申生原是處在一個家庭多故的時候，所以他那班臣子才有這番議論。如今我家是一團天理人情，何須顧慮及此？稟命是你們的禮，便專命也是省我們的心。我合你們說句要言不煩的話：『聞以外將軍制之。』你們還有甚麼為難的不成？」

他姊妹兩個才笑著答應下來。

舅太太聽了半日，問著他姊妹道：「這個話，你們姐兒倆竟會明白了？難道這個甚麼『左傳』『右傳』的，你們也會轉轉清楚了嗎？」他姊妹道：「書上的話卻不得懂，公公的意思是聽出來了。」舅太太繃著臉兒說道：「這麼說起來，我們這倆外外姐兒要合人下象棋去，算贏定了！」大家聽了這話，不但安太太合安公子小夫妻三個不懂，連安老爺聽了也覺詫異，便問道：「這話怎的個講法？」

舅太太道：「姑老爺不懂啊，等我講給你聽。有這麼一個人，下得一盤稀臭的臭象棋。見棋就下，每下必輸。沒奈何，請了一位下高棋的跟著他，在旁邊支著兒。那下高棋的先囑咐他說：『支著兒容易，只不好當著人直說出來，等你下到要緊地方兒，我只說句謎兒，你依了我的話走，再不得輸了。』這下臭棋的大樂。兩個人一同到了棋局，合人下了一盤。他這邊才支上左邊的士，那家兒就安了個當頭炮，他又把左邊的象墊上，那家又在他右士角裡安了個車。下來下去，人家的馬也過了河了，再一步就要打他的掛角將了。他看了看，士是支不起來，老將兒是躲不出去，一時沒了主意，只望著那支著兒的。但聽那支著兒說道：『一桿長槍。』一連說了幾遍，他沒懂，又輸了。回來就埋怨那支著兒的。那人道：『我支了那樣一個高著兒，你不聽我的話，怎的倒埋怨我？』他說：『你何曾支著兒來著？』那人道：『難道方才我沒叫你走那步馬麼？』他道：『何曾有這話？』那人急了，說道：『你豈不聞：一桿長槍，通天徹地，地下無人事不成，城裡大姐去燒香，鄉裡娘，娘長爺短，短長捷徑，敬德打朝，朝天鐙，鐙裡藏身，身家清白，白面潘安，安安送米，米麵油鹽，閻洞賓，賓鴻捎書雁南飛，飛虎劉慶，慶八十，十個麻子九個俏，俏冤家，家家觀世音，因風吹火，火燒戰船，船頭借箭，箭對狼牙，牙牀上睡著個小妖精，精靈古怪，怪頭怪腦，惱恨仇人太不良，梁山上眾弟兄，兄寬弟忍，忍心害理，理應如此，此房出租，出租的那所房子後院兒裡種著棵枇杷樹，枇杷樹的葉子像個驢耳朵，是個驢子就能下馬。你要早聽了我的話，把左手閒著的那個馬別住象眼，墊上他那個掛角將，到底對挪了一步棋，怎得會就輸？你明白了沒有？』那下臭棋的低頭想了半天，說：『明白可明白了，我寧可輸了都使得，實在不能跟著你：二鞭子吃螺螄——繞這麼大彎兒！再不想姑老爺你這麼個大彎兒，你家倆孩子竟會繞過來了！這要下起象棋來，有個不贏的嗎？』

大家聽他數了這一套，已就忍不住笑。及至說完了，安公子先憋不住，「撲哧」一聲，跑出去了。張姑娘是笑得站不住，躲到裡間屋裡，伏在炕桌兒上笑去。何小姐閃在一架穿衣鏡旁邊，笑得肚腸子疼，只把一隻手扶著鏡子，一隻手拄著助條。安老爺此時也不禁大笑不止，嘴裡只說：「豈有此理！」

豈有此理！」笑到極處，把手往桌子上一拍，卻拍在一個茶盤上，拍翻了碗，潑了一桌子茶，順著桌邊流下來。他怕濕了衣裳，連忙站起來一躲，不防他愛的一個小哈巴狗兒正在腳踏底下爬著，一腳正踹在狗爪子上，把個狗蹄得踹成一團兒。這個當兒，舅太太只管背了這麼一大套，張親家太太是一個字兒不曾聽明白，也不知大家笑的是甚麼，他只望著發怔，及至聽見那個狗蹄踹，又見長姐兒抱在懷裡給他揉爪子，張太太才問道：「咱兒咧？不是轉了腰子咧？」恰巧張姑娘忍著笑過來要合何小姐說話，見他把隻手拄著肋叉窩，便問：「姐姐，不是岔了氣了？」忽然聽他母親沒頭沒腦的問了這句，便笑道：「媽，這是怎麼了？人家姐姐一個人麼，也有會轉了腰子的？」這個岔一打，大家又重新笑起來。

好容易大家住了笑，安太太那裡還笑得喘不過氣兒來，只拿著條小手巾兒不住的擦眼淚。舅太太只沒事人兒似的說道：「也沒見我們這位姑太太，一句話也值得笑的這麼著！」張太太道：「他鐵是又笑我呢？」安太太聽了，忍不住又笑起來，直笑得皺著個眉，握著胸口，連連擺著一隻手說：「我笑的不是這個，我笑的是我自己心裡的事！」兒子、媳婦見這樣子，只圍著打聽母親婆婆笑甚麼，太太是笑著說不出來。安老爺一旁坐著斷斷不住了，自己說道：「你們三個不用問了，等我告訴你們罷。我上頭還有你一位大大爺，他從小兒就死了，我行二，我小時候的小名兒就叫作二鞭子。你舅母這個笑話兒說對了景了。這個老故事兒，眼前除了你母親合你舅母，大約沒第三個人知道了。」安公子小夫妻以至那些媳婦丫頭們聽了，只管不敢笑，也出不得轟堂大笑起來。虧得這陣轟堂大笑，才把這位老爺的一肚子酸文熏回去了。當下大家說笑一陣，安太太便留親家太太吃過晚飯才去。

話休絮煩。卻說安公子自此一意溫習舊業。金、玉姊妹兩個閒中把清理地畝這樁事商量停妥。便請示明白公婆，先派個張進寶作了個坐莊總辦，派了晉升、梁材、華忠、戴勤四個分頭丈量地段，派了葉通合算頃畝造具冊檔。又請安老爺親自過去請定張親家老爺照料稽查，凡是這班家人不在行的，都由他指點。張老起初也世故著辭了一辭，怎奈安老爺再三懇求，他又是個誠實人，算了算，也樂得作樁事兒，既幫助了親戚，又不拋荒歲月，便一口應承。他姊妹見人安插妥了，便把東院倒座的東間收拾出來，作了個公所。窗戶上安了兩扇玻璃窗子，凡有家人們回話，都到窗前伺候。他兩個便在臨窗居中安了張桌子，對面坐下，隔窗問話。但有不得明白的，便請張親家老爺進來商辦。一切安置齊備，然後才請過張親家老爺來，並把那班家人傳到公婆跟前，三面交代了一番。

先是安老爺頭兩天已經把這話吩咐過眾人，到這日止冠冕堂皇曉諭了幾句，便說道：「這話我前日都告訴明白你們了，至於這樁事的辦法，我都責承了你兩位大奶奶。」隨又向金、玉姊妹說：「你們再詳細細的囑咐他眾人一遍。」兩個人得了公公的話，答應了一聲，何小姐便先開口道：「其實公公既吩咐過了他們，可以不須媳婦們再說。但是既承公婆把家裡這麼一件要緊點兒的事，放心交給媳婦們倆小孩子帶著他們辦，有幾句話自然得交代在頭裡好。」說著，一扭臉，便望著眾人說道：「你們可把我這話聽明白了。」

張進寶先沉著嗓子答應了聲：「欸！」何小姐便吩咐道：「張爹，你是第一個平日的不欺主兒不辭辛苦的，不用我們囑咐，我倒要囑咐你不必過於辛苦。為甚麼呢？老爺既派你作個總辦，這個歲數兒，不必天天跟著他們跑，只他眾人撥弄不開的地方，親自到一到，再嘴碎一點兒，精神週到一點兒，就有在裡頭了。到了華忠、戴勤兩個奶公，老爺所以派你們的意思，卻為平日看著你兩個一個耿直、一個勤謹起見，並不是因為一個是大爺的嬖嬖爹，一個是我的嬖嬖爹，必該派出來的；就算為這個，你兩個可比別人更得多加一番小心。講到晉升、梁材，也是家裡兩三輩子的家人。就是葉通，受老爺、太太的恩典日子淺，主兒的性情，家裡的規矩，想來也該知道。此時你們該是怎麼盡心，怎麼竭力，怎麼別偷懶，怎麼別撒謊，這些散話我都不合你們絮叨。如今得先把這樁

事的從那裡下手，從那裡收功，說給你們。

「第一，這樁事，你大家不可先存一個畏難的心。這個樣兒的冷天，主兒地炕手爐的圍著還嫌冷，卻叫你們在漫荒野地丈量地去，豈不顯得不體下情些？然而沒法兒。要不趁這地閒著的時候丈量，轉眼春暖農忙，緊接著青苗在地，就沒了丈量的日子了。限你們明日後兩天傳齊了那些莊頭，把這話告訴明白了他們，接著就查起來。第二，不可先存一個省事的心。查起來，你們四個人斷不許分開。我豈不知把你們四個分作四路查著省事些？無如這丈量的事斷不是一個人照料得過來的。及至弄不清楚，依然是由著莊頭怎麼說怎麼好，不如不查了。你們查的時候，那怕三五畝地、一兩家佃戶也罷，總是你們四個同著葉通帶著承管的莊頭，眼同著查。從莊頭手裡起佃戶花名，從佃戶名下查畝數，從畝數裡頭查租價，歸進來核總。第三，不可存一個含混的心。查的時候，人不許分；查過之後，地可得分。如莊稼地是一項，菜園子是一項，果木莊子是一項，棉花地是一項，葦子地是一項，某項各若干，共若干，查清楚了。這裡頭還得分出個那是良田，那是薄地，那是高岸，那是低窪，將來才分得出收成數。還得他們指明白了，那是額租地，那是養贍地，那是划利地。這又為甚麼呢？假如把好地都盡莊頭佃戶占了，是壞地都算了主人家的額租，這卻使不得。一總查明白了，聽上頭分派。此外，查到盜典出去的地，莊頭佃戶既不屬我家管，可得防他個不服。你們查，這事便得責成給張爹了，先告訴明白他說：『這地我們眼下就要贖的，此時查明白了，日後莊佃一概不動；不然，等贖回來，我家卻要另自派人招佃。』這話講在頭裡，他大約也沒個不服查的理。如果裡頭有個嚼牙的，他也不過是個人罷咧，我又有甚麼見不得他的呢？只管帶來見我。

「你們果真照我這話辦出個眉目來，現在的地是清了底了，出去的地是落了實了，兩下裡一擠，那失謎的也失謎不了了，隱瞞的也隱瞞不住了，這件事可就算大功告成了。此後再要查出個遺漏，可就是你們幾個人的事了。此時你們且打地去。至於將來怎的個撥地，怎的個分段，怎的個招佃，怎的個議租，此時定法不是法，你們再聽老爺、太太的吩咐。方才這番話，有你們聽不明白的，只管問；有我說的不是的，只管駁。總以家裡的事為重。辦得妥當，莫說老爺、太太還要施恩獎賞，是個臉面；即不然，你們作家人的也同我們作兒女的一樣，替老家兒省心，給主兒出力，都是該的。設或辦得不妥當，那一面兒的話還用我說嗎？你們自然想得出來。到那時候，大家可得原諒我個沒法兒。」眾人齊聲答應，都說：「奴才們各秉天良，盡力的巴結。」

何小姐說完了這話，老爺、太太已經十分歡喜痛快。又見張姑娘從袖裡取出一個經折兒來，送到安老爺跟前，說道：「媳婦兩個還商量著，這話怕家人們一時未必聽得清記得住，所以按著這個辦法給他們開出一個章程來，請公公看。」說著，臉又一紅，笑道：「公公可別笑，這可就是媳婦胡畫拉的，實在不像個字。」安老爺只知他識得幾個字，卻不知他會寫，接過來且不看那章程，先看那字，雖說不得衛夫人「美女簪花格」，卻居然寫得周正勻淨。再看了看那章程，雖沒甚麼大文法兒，粗粗兒也還說明白了，並且不曾寫一個鼓兒詞上的字。

安老爺不禁大樂。

列公，若果然圍著京門子會有老園地，家裡再娶上一個北村裡的村姑兒、一個南山裡的孤女兒作兒子媳婦，認真都這麼神棍兒似的，倒也是世上一樁怪事。好在我說書的是閒口弄閒舌，你聽書的也是夢中聽夢話，見怪不怪，且自解悶消閒！

卻說安太太見老爺不住的贊那字，生怕又招出一段酸文來，打攪了話岔兒，便說道：「老爺要看著沒甚麼改動的，就交給他們細細兒的看看去罷。」安老爺且不下交，倒遞給張老爺看，說：「親家你看，卻真難為這兩個小孩子！」張老此時是一肚子的耕種刨鋤，磨礮篩簸，斷想不到叫他看那文字法體。接到手裡，篇兒也沒翻，仍舊遞給安老爺，說道：「親家，我不用瞧，我們倆姑奶奶合我講究了這麼好幾天咧。這麼著好啊，早就該打這主意。一來，親家，咱倆坐下輕易也講不到這上頭；二來，我的嘴又笨，不大管說話。自從我到了你家裡，這麼看著，甚麼都講拿錢買去，世街上可那的這些錢呢？」安太太笑道：「親家老爺，這些東西要不拿錢買去，可從那來呢？」張老道：「噯！親家太太，也怪不得你說這話。」

你們都是金枝玉葉，天子腳底下長大了的，可到那兒聽這些去呢？等我說給你老公母倆聽，你只要把這地弄行了，不差甚麼你家裡就有大半子不用買的東西了。」

安老爺聽了，深為詫異。只聽他說道：「將才我們這姑奶奶不說要把這地分出幾項來嗎？就拿這莊稼地說，認真的種上成塊的稻子，你家的大米先省多了。」安老爺笑道：「親家，你這一句話就不知京城吃飯之難了，京裡仗的是南糧。」張老道：「仗南糧？我只問你，你上回帶我逛的那稻田場，那麼一大片，人家怎麼種的？咱們這裡又四面八方守著河，安上他兩盤水車子，還愁車不上水來呀！要不用車，挖了水道，僱上四個長工戽水，也夠使的了。趕到收了稻子，一年喝不了的香糯米粥，還剩若干的稻草喂牲口呢！麥子一熟，吃新鮮麵不算外，還帶管不攪假。要拌個碾轉子吃，也不用買。趕到磨出面來，喂牲口的麩子也有了。那豆子、高粱、穀子還用說嗎？再說菜，有的是那麼兩三塊大園子，人要種個嗎兒菜，地就會長個嗎兒菜。除了天天的水菜，到了醃菜，過冬的時候，咱還用整車的買疙瘩白菜，大捆的買王瓜韭菜去作甚麼呀？有了面，有了豆子，有了芝麻，連作醬、磨香油，咱自家也就弄了。再說那果木莊子咧，我看你家這塊地裡大大小小倒有四五個山頭子呢，那山上的果子可就不少。鮮的乾的，那件是居家用不著的？又那件是不得拿錢買的？棉花更不用講了，是說你家爺兒們娘兒們不穿布糙衣裳，這些老媽媽子們哪，小女孩子們哪，往後來倆姑奶奶都都抱了娃子，那不用個幾尺粗布喂？」

張姑娘聽了，悄悄兒合何小姐說道：「說的好好兒的，這又說到二屋裡去了。」兩個正在說著，只聽安太太笑道：「親家說的這話，可真有理。只是你看我家這些人，那是個會紡線織布的？難道就穿這麼一身棉花桃兒嗎？」他道：「怎麼沒人兒會呀？你親家母就會，他詹家大姑子也會，你只問閨女，他說得不會呀？」張姑娘又悄悄兒的道：「索性閨女也來了。」

那張老說得一團高興，也不管他說甚麼，又道：「等著咱多早晚置他兩張機，幾呀紡車子，就算你家這些二奶奶們學不來罷，這些佃戶的娘兒們那個不會？找了他們來，按著短工給他工錢，再給上兩頓小米子鹹菜飯，一頓粥，等織出布來，親家太太，你攆攆算盤看，一匹布管比買的便宜多少！再要講到燒袋兒，遍地都是。山上的乾樹枝子，地下的乾草、蘆葦葉子、高粱岔子，那不是燒的？不過親家你們這大戶人家沒這麼作慣，再說也燒裹不了這些東西。如今你不把這地弄行了嗎？將來議租的時候，可就合他們說開了，甚麼是該年終供給咱的，按季供給咱的，按月供給咱的，按天供給咱的，除了他供給咱的東西，餘外的都折了租子。你瞧，一天比一天進的錢兒是多了，出的錢兒是少了，你家躺著吃也吃不了了，為甚麼人家說『靠天吃飯，賴天穿衣』呢！那都講拿錢買呢？我沒說嗎？我說話不會耍舌頭，這也是在親家你家，他們底下的伙伴兒們沒個弔猴的。這要有個弔猴的，得了這話，還不夠他們罵我的呢！」

安老夫妻兩個聽了他這段老實話，大合心意，一時覺得這個鄉裡親家比那止於年節八盒兒的城裡親家大有用處。便說：「好極了！這也不是一時的事，我們算一總求下親家了。」

安老爺說著，站起來又給他打了一躬。

不想這話張進寶在旁邊聽了，不但不弔猴，他比主人還快活，說道：「奴才還有句糊塗話，咱們家如今既難得娶了這麼兩位大奶奶，又遇著奴才親家老爺肯幫著，老爺、太太可別猶疑，覺得拿著咱們這麼個門子，怎麼學著打起這個小算盤來了？那話別聽他。這是個根本，早該這樣。」安老爺道：「好極了！我正為親家老爺面上有句話交代你們，你先見到這裡，更好。」才待要說，他早聽出老爺的話來，回道：「老爺、太太請放心，奴才沒回過嗎？都是主兒。別講親家老爺還是為咱們的事，再向來親家老爺待奴才們也最寬寬。眾家人有一點兒差錯，老爺惟奴才是問。」安老爺又說了句「很好」，便把那個經折兒交下去，他才帶了大家退下去。

卻說張進寶領了眾人下去，又合他們嘮叨了一番。張親家老爺坐了會子也就告辭，閒中也周旋了大家幾句。過了兩日，便次第的踏勘丈量起來。這話不但不是三五句可了，也不是三兩月可完。他家只覺得忙過殘冬，早到新春；開春之後，才交穀雨，便是麥

秋；才過芒種，便是大秋。漸漸的槐花是黃起來，舉子是忙起來了。

這大半年的工夫，公子是除了誦讀之外，每月三六九日的文課，每日一首試帖詩，都是安老爺親自命題批閱。那公子卻也真個足不出戶，目不窺園，日就月將，功夫大進。轉眼間已是八月初旬，場期近矣！這正是：

利用始知耕織好，名成須仗父兄賢。

要知後事何如，下回書交代。